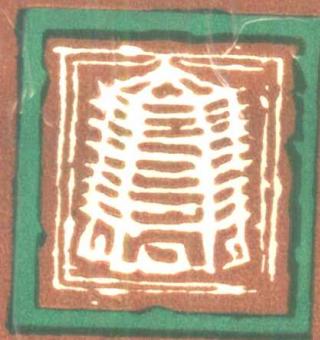


常熟文史论稿

何振球



南京大学出版社

何振球

常祖文史論稿

劉再惠

南京大学出版社

题 签 刘再复
责任编辑 丁 益

常熟文史论稿
何振球

*

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

(南京大学校内)

国营江苏宜兴印刷厂印刷

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

*

开本：787×1092 1/32 印张：9.5 字数：212000

1989年2月第1版 1989年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7500

ISBN 7-305-00343-8

K·40 定价：2.80元

序

常熟文化是值得深入研究的，这将有利于常熟的发展。

1986年12月，经国务院批准，常熟进入了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之列，这意味着常熟文化的价值已为全国所认识。

虞山脚下的仲雍、言子之墓，昭示了常熟文化悠久的历史与价值。商代晚期，泰伯、仲雍让国避奔江南，仲雍的后人建立了吴国，人民将这位吴国的先祖所葬之山名为虞山。常熟作为吴文化的发祥地之一，它在吴文化中的地位自不待言。春秋时期孔子的学生言偃，名列孔门七十贤人之中，而且是“十哲”中的第九位，其地位、声誉虽不及孟轲显赫，但他是孔子得意门生中唯一的南方人，在儒学传播史上功绩卓著。唐以后的历代王朝，都奉言子为先贤。由此可见常熟文化在南方文化乃至华夏文化中的重要意义。

在漫长的历史中，常熟文化出现过高度的繁荣。仅在明末清初常熟文化中形成全国性流派的就有虞山琴派，虞山诗派，虞山画派。严澂的琴学，钱谦益的诗歌，王翚、吴历的山水画，毛晋的私人刻书，都达到了全国的一流水平。他们是国家级的文学、艺术、出版大家。其他名家，则更如众星璀璨。抗清英雄瞿式耜，支持戊戌变法的翁同龢，“五四”时期振撼古城的爱国运动，“沙家浜”的抗日烽火，等等，也在常熟文化史上写下了悲壮而又光辉的一页。本书作者把研究对象上限定于明末清初，下限止于抗日战争，其原因也许正在于此。

F014/03

研究常熟文化，就要挖掘并整理这些凝结着常熟人民智慧和心血的历史文化遗产，把它作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生动教材。研究常熟文化，就要研究如何吸收外来文化（包括其他地域的、外国的）的精华，让常熟文化对自身的结构不断作出新的调整，保持旺盛的生命力。研究常熟文化，就要探讨如何保持和发展文化的地域特色。文化史上有这样一条规律：愈是地域性的文化就愈富有民族性；愈是富有民族性的文化就愈具有世界性。只有当常熟文化表现出鲜明的地域色彩时，它才能走向全国，以至走向世界。

总之，研究常熟文化，不是单纯地为了弘扬传统或回归传统，而是要使常熟文化的发展适合于当前的经济基础。经过十年改革，常熟市的经济取得了长足的发展，作为经济基础反映的文化形态，无疑应该同步前进，并促进经济的发展。这也正是我们提倡并鼓励研究常熟文化的目的所在。

何振球同志在教学之余致力于地方文化的研究。他拥有一块为他所熟悉、钟情、理解的土地，沉浸其间，搜缺寻佚，把常熟文化这个微观置于华夏文化的宏观中加以考察，有很多心得。所撰论文大都已在各种学术杂志上发表，现在汇集出版。这种勤奋好学的精神，应该支持和鼓励。虽然他多次表示研究只是开端，剖析不够深入，只是一家之言，但我认为此书对了解常熟文化的价值是很有意义的，故乐意为之推荐。在我写这篇序言之际，欢欣之情是不言而喻的。

周福元

1988年11月

目 录

近四百年来的虞山文化.....	1
虞山诗派的形成、发展及诗论.....	27
虞社初探.....	45
清代以来常熟地方文献述略.....	61
海虞诗苑采珠录.....	70
冯舒、冯班诗歌理论散论.....	81
冯舒、冯班诗歌创作论析.....	94
翁同龢诗歌中的忧患意识.....	110
沈汝瑾的诗歌.....	124
论杨圻的诗歌创作.....	141
杨圻词三论.....	160
论黄人的文学史观.....	172
鸳鸯蝴蝶派奠基作家徐枕亚.....	185
《鹤归来传奇》及其艺术评价.....	205
钱谦益平议.....	215

沈鹏疏谏史事论辩	228
“五四”时期的常熟	237
《江南》、《大众报》及其抗日救国宣传	258
谭震林与苏常太抗日游击根据地	271
苏常太抗日游击根据地的财经工作	283
后记	294

近四百年来的虞山文化

常熟地处古吴北境，襟江带湖，山川相间，素以鱼米之乡著称。大约在5000多年前，我们的祖先就在这里农耕渔牧，生息繁衍。至商代晚期，周太王长子泰伯、次子仲雍让国避奔吴地。仲雍死后，葬于常熟境内卧牛山，山遂以之名为虞山。常熟因此也往往冠以“虞”字，诸如虞乡、海虞、虞阳等。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，勤劳勇敢的常熟人民，以智慧和心血，培育和浇灌了灿烂的文化之花，建造起了巍峨辉煌的文化殿堂。笔者把这种地方乡土文化试拟名为“虞山文化”。自明末清初至近代近四百年的时间里，虞山文化出现了全面的繁荣，取得了令人注目的成就，在文学、艺术、藏书、地方志等方面，有的居于全国之首，有的在全国颇具影响和一定的地位。因此，挖掘、整理、研究虞山文化，使之发扬光大，具有重要的意义。

一

常熟为言子故乡，言子在孔子学生中列居文学之首，故常熟向有“文学之乡”的美称。近四百年来虞山文化中的文学，可谓是彬彬称盛。在诗歌、小说、戏剧等领域内都出现了一些著名的人物。

诗歌在文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。这不仅是因为形成于明末清初的虞山诗派“是江苏三大诗派之一,”^①它影响了有清一代的诗歌风貌，而且还因为在清代的中国诗坛上，常熟诗人中有转变旧诗风开创新诗风的执牛耳者，有各种诗歌流派的代表人物，有著名的诗论家和在长篇纪事诗创作中登上艺术峰巅的诗人。他们以各自的成就，为中国的诗歌史增添了夺目的光彩。

明末清初的诗坛，复古与反复古的斗争十分激烈。当时，在全国诗坛的中心苏南，云间派、虞山派、娄东派三大诗派鼎足而峙。云间派以陈子龙为首，继承后七子代表王世贞复古主义的衣钵，标举“诗必盛唐”、“诗自天宝而下俱无足观”、“终宋之世无诗焉”^②的诗歌主张。以钱谦益为首的虞山派，则批判七子模拟盛唐声调，力斥妙悟说，主张诗要有本，强调内容，强调抒发真性情，举起了与云间派相对立的旗帜。在这两派互相争雄之际，娄东诗派以吴伟业为首左袒云间，后又折衷于两派之间而自开门户。但是，时代要前进，诗歌要发展，复古诗派退出诗坛是历史的必然。云间、虞山两派的争斗最终以虞山诗派取胜结束，而虞山诗派与娄东诗派的影响，无疑是前者胜于后者。

虞山诗派领袖钱谦益（1582～1664），字受之，号牧斋，万历三十八年探花，早年即以文名冠东南。其诗从明七子入手，随即弃去，出入唐宋，融杜甫、韩愈、李商隐、苏轼、陆游、元好问于一炉而自成面目。在明七子的复古主义泛滥之际，他通过撰《杜诗笺注》20卷，着重从诗和史的关系加以阐发，极好地体现了他对诗歌功用的认识。他选辑《列朝

① 钱仲联：《三百年来江苏古典诗歌》，《江海学刊》1962年第11期。

② 陈子龙：《安雅堂集》卷二。

诗集》81卷，指陈了有明一代诗歌的借鉴得失。他创作的《初学集》、《有学集》、《投笔集》，则从实践上体现了他的诗论主张，特别是《投笔集》，十三迭杜甫《秋兴》诗韵，作《后秋兴》104首，沧桑陵谷，感慨哀乐，一寓于诗，论者以为宏肆奇姿，不愧诗史，深得杜甫神髓。他以自己的创作与诗论，开出了一条对前人成果兼收并蓄、自成体系的道路，起了挽救颓风的作用。

“常熟以牧斋故，士人学问都有根本”，^①此时，常熟诗风大盛。以牧斋学生、族人为主体而形成的虞山诗派，声威赫赫。这一诗派中的主要干将是钱谦益的学生冯舒、冯班与族人钱曾、钱陆灿、柳如是。这个阵营的力量不为不壮，他们在牧斋的率领下，驰骋于整个诗坛。除了这个诗派本身的力量以外，明末清初著名诗家吴伟业、龚鼎孳、宋琬、施润章、屈大均、王士禛等人的诗集，都因钱谦益为之作序推挹而成名。这就形成了以钱谦益为首的清初诗坛新局面。虞山诗派为世人所重，是理所当然的。

在近四百年来的常熟诗坛上，虞山诗派流风遗韵不绝，时至晚清，再次大盛。当时，从全国诗坛而言，是标榜学宋的同光体为主流，但在常熟的诗坛上，是学唐尤其是晚唐的西昆为主体。该派前阶段的代表作家为张鸿和徐兆玮，后阶段的代表作家为孙景贤和杨无恙。光绪年间，张、徐同官京师，公余吟咏，相约作昆体诗，不作江西派语，以示和同光体异趣。刊有《西砖酬唱集》，是仿宋初《西昆酬唱集》而题的名。西砖，为张鸿所住胡同之名。

张鸿（1867~1941），字映南。光绪三十六年进士，历官外部主事，日本长崎、仁川领事，1916年归里，居燕园，

^① 吴殳：《围炉诗话》卷六。

主持常熟诗坛近20年。著有《蛮巢诗词稿》3卷、《游仙诗》1卷。其早期作品，隐约缛丽，神肖李商隐，晚岁则能参取各派之长，致力于梅尧臣、王安石。力作如《落花诗》8首，《游仙诗》50首，隐文谲喻，寄托时事，写其胸中所欲言而不能言者，以惝恍之词，寄幽忧骚屑之意，仍保留西昆特色。

徐兆玮（1869～1940），字少逵，号剑心，别署虹隐，光绪十五年进士，授翰林院编修。诗歌绮丽华赡，典雅沉稳。沈鹏死，集李商隐诗几十首哭之，天衣无缝。其《北松庐诗话》，大张西昆体之帜。

孙景贤（？～1919），字师孟，一字龙尾，张鸿弟子。所著《龙吟草甲乙稿》，多拟西昆体，如《始皇拟昆体》、《代意拟昆体》等，恪守西昆家法甚严。长篇纪事诗《宁寿宫词》，纪李莲英事；《正阳门行》，纪辛亥革命，可称史诗。徐兆玮在其诗集序中谓其作品有“迈往之气，清隽之才”，均为“雕肝琢肾”、“研精洞微”之作。

杨无恙（1893～1952），字冠南，号让渔。著有《无恙初稿》、《续稿》。其诗从西昆入手而又再入于李贺、孟郊、黄庭坚、陈与义诸家，自出手眼，不肯以含糊为温柔，佻薄为风雅，为其他昆体诗人所不及。

这一诗歌创作的群体，在诗歌传统上与清初虞山诗派是一脉相承的。同时，亦有相当的规模和阵营。当时，吴县曹元忠、汪容宝都与张鸿同官京师，趣味相投，互相唱和，并由此影响以至于统治了苏州诗坛。场面宏大，影响深远，与虞山诗派形成了前后呼应的局面。

可以说，在近四百年来的常熟诗坛上，钱谦益及其虞山诗派，是明诗的总结，清诗的开山，而晚清的学唐倾向，则是

虞山诗派的嗣响。其间还产生了众多风格各异的名家，如性灵诗人孙原湘，登上长篇纪事诗艺术顶峰的杨圻，学杜诗人沈汝璕，以达官能诗闻名于诗坛的翁同龢等，都为常熟诗坛增添了奇花异葩，使其更显得绚丽多姿，丰富多彩。常熟诗坛在中国诗歌史上的地位也就无须赘述了。

诗歌上还得提及者为白茆山歌。白茆镇离常熟城30多里，是苏南有名的山歌之乡。作为吴歌重要分支的白茆山歌，有着悠久的历史。在明代，通俗文学家冯梦龙收集的民歌集《挂枝儿》、《山歌》中，就有白茆山歌。白茆山歌以内容来分，有劳动歌、古人名歌、地名歌、物名歌、节令歌、私情歌、叙事长歌等。总之，劳动人民的喜怒哀乐、风俗习惯，都可以在山歌中得到反映。以演唱形式来分，有白天田头唱，有傍着月光在村头、河边由男女对唱，还有逢年过节、划龙船、调龙灯、演戏曲时唱。在艺术上，它充分地体现了江南人民的生活风习和水乡特色，即富有诗情画意的抒情风味。唱起来有时轻松活泼、委婉含蓄；有时嘲讽打趣、幽默俏皮；有时含蓄隐蔽、感情细腻。十分动听、耐听。

在常熟文坛上，小说虽不及诗歌那样形成流派而且称雄于世，但也不乏具有全国影响的作家作品。曾朴的《孽海花》即为代表。曾朴(1871—1935)，字孟朴。早年受西方资本主义思想文化影响，在同文馆学习法文，翻译过雨果等人的作品。1904年创办小说林书社，开始《孽海花》的创作。

在中国文学史或中国小说史中，论及晚清小说，首推应是李伯元的《官场现形记》、吴研人的《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》、曾朴的《孽海花》、刘鹗的《老残游记》，并把这四部小说誉为晚清四大谴责小说。之所以将这四部小说作为晚清小说

的代表，是因为作者以批判现实主义的手法，全面地反映了晚清的社会生活。就思想内容而言，《孽海花》居于这四部小说之首。“此书表现的思想，其进步是超越了当时一切为目为第一流作家而上的，即李伯元、吴研人亦不得不屈居其下。盖李伯元与吴研人之思想虽代表了一种进步的倾向，但始终不能跳出新老党的范畴，拥护清廷，反对革命。而《孽海花》则表示了一种很强的革命倾向……在反映着一种进步的思想外，其价值就在这一方面，是描写了晚清三十年的政治与社会的变革。”^①这是对《孽海花》思想价值的高度评价。就艺术而言，《孽海花》的结构、人物、环境描写，都已具有现代长篇小说规模。在题材处理上也显示出作者高明的剪裁与组织技巧。鲁迅称赞这部小说“结构工巧，文采斐然”。^②因此，“《孽海花》当时影响极大，不到一二年，竟再版1次”。^③

常熟文人对小说的贡献，主要还是在创办小说林书社和小说理论研究两个方面。

小说林书社创办于1904年8月，曾朴、丁祖荫主其事。丁祖荫(1871~1930)，号初我，字芝孙。两人受西方文化影响，为“要打破当时一般学者轻视小说的心理”^④而创办小说林书社。此社“专以发行小说为目的”，^⑤大量征集创作小说及东西洋小说的译著。至1907年，小说林书社印行译著及新小说达四五十种之多，对外国文学作品的介绍和创作小说的繁荣发展，作出了很大的贡献。其中以发行译著小说最有成就，雨果、大仲马、狄更斯等西方小说家最早的中文译

①③ 阿英：《晚清小说史略》。

② 鲁迅：《中国小说史略》。

④⑥ 阿英：《晚清文学期刊述略》。

本都是由该社出版。故唐弢在《译书过眼录——晦庵诗话》中，把曾朴、丁祖荫及小说林书社编辑部主任徐念慈称为“清末介绍西洋思潮的常熟三巨子”。

小说林书社在中国小说史上的地位，还由于其创办了“在近代小说期刊中影响巨大的”^① 小说月刊《小说林》。此刊创办于1907年1月，停刊于次年9月，共发行12期，主编黄人。此刊不仅刊载创作及翻译小说，也注意刊登小说理论，旁及吴梅的《奢摩他室曲话》和别的诗话。“对当时文学理论的发展，较其他文艺期刊多有贡献”。^② 黄人与徐念慈作为小说理论家地位的奠定，主要在这一时期。他们在主持《小说林》笔政期间，发表了不少论述小说的文章，提出了很多独特的见解，在中国晚清小说的理论中，他们是继梁启超、王国维后最重要的两家。

徐念慈（1875～1908），字彦士，号觉我，昭文赵市人。他始以教育著，在新学潮流的影响下，与丁祖荫兴办教学同盟会，特别致力于女子教育的振兴，于1904年在常熟创办竞化女学堂，并亲任教务主任，后又被推举为江苏教育总会的干事。他进小说林书社后，即致力于小说理论的研究，在《小说林》上发表了《小说林缘起》、《余之小说观》、《觉我赘语》及《小说管窥录》等研究小说理论的文章。对新小说风行的原因，小说与社会关系等问题发表了很多精辟的见解，对“海内译著新书”积极地介绍并加以评论。更为可贵的是，他对当时小说创作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，由此探求小说发展的正确途径。“在晚清的小说界，徐念慈是一个十分显眼的人物，他的一些小说观念比之同时代人都高出一筹，

① 阿英：《晚清文学期刊述略》。

② 郑方泽：《中国近代文学史事编年》。

而这些问题又都是当时小说界面临的一些主要问题”。“因此，假如说梁启超是晚清小说理论的奠基者的话，那么，徐念慈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代表了晚清小说理论的高度”。^①可惜的是《小说林》出至第11期，徐念慈因误服药物而暴亡，年仅34岁。这颗耀眼的明星在文坛上一闪而逝。风行一时的《小说林》亦就此而宣告停刊。

黄人（？～1913），名振元，字慕韩，一作慕庵，号摩西，后改名人。他是近代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南社的才子，著作很多，重要的贡献和著作之一为小说理论，这就是他发表在《小说林》上的《小说林发刊辞》及《小说小话》。

《小说林发刊辞》虽是发刊辞，但就其内容而论，却是一篇关于小说性质的专论。他认为小说是“倾向于美的方面”，“属于审美之情操”，^②对小说的艺术作了正确的阐述。这些论点，较之以前的小说理论“有了较深刻进一步的理解”。^③《小说小话》的形式像通常的诗话词话，即以形式上互不联系的短论串联式的形式，论述小说创作上的问题，发表作者随感式的见解，名之曰“小话”，正言其所论短而小也。《小说小话》这部著作，在晚清的小说理论著作中，与梁启超等人的《小说丛话》相辉映，可以说是晚清小说理论著作的双璧。特别应该指出的是，《小说小话》以很大的篇幅，依历史时代先后记下了他当时所见之小说作品凡80种，每部作品均系以长短不一的评论，这不仅是他小说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，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，而且由于他所记述的作品多不经见，从而为我国小说史的研究，保留了极为珍贵的资

① 王运熙、顾易生：《中国文学批评史》下册。

②③ 阿英：《晚清文学期刊述略》。

料，故历来为研究者所重视。

自魏良辅等人对昆山腔进行了革新以后，明后期昆山腔进入了全盛期，苏州由此成了戏曲活动的中心。常熟为昆山腔的故乡昆山、太仓的邻县，又是苏州府的重要县城，因此，戏曲界人材辈出，名剧作济济可观。明末的徐复祚和清初的丘园就是其中的佼佼者。

徐复祚（1560～1630），原名笃儒，字阳初，号暮竹、三家村老。《重修常昭合志》谓其“以诸生入国学，才度两美，工词曲。”所著杂剧现存有《一文钱》，传奇现存有《红梨记》、《宵光剑》、《投梭记》，还著有笔记著作《三家村老委谈》，其间有不少精辟的戏曲理论。《一文钱》和《红梨记》为徐复祚最有特色和成就的剧作，在明末和有清一代，它们是脍炙人口的名著。明末和清代各种戏曲选本，均收录了这两部剧作。《一文钱》运用滑稽的笔调，漫画式夸大的手法，塑造了一个爱钱如命的守财奴——地主兼高利贷者卢员外。这个形象的丰富性和深刻性，可与西欧大作家笔下的夏洛克、葛朗台、高老头相比，是批判现实主义的一部力作。《红梨记》以金兵南犯汴京，徽、钦两帝被掳这一动乱历史为背景，通过山东解元赵汝州和汴京名妓谢素秋之间悲欢离合的故事，抨击了残害平民、卖国求荣的佞臣和昏庸无道的皇帝。此剧精巧别致的结构布局，在明清传奇史上是罕见的，故常为论者所称道。

丘园（1616～1690），字屿雪，因常年隐居于邑东坞丘山，故自号为坞丘山人。为人跌荡不羁，耻事干谒，纵情诗酒，尤善度曲。所著传奇今知有9种，现存《党人碑》、《幻缘箱》和《虎囊弹》中《山门》一出，其中以《虎囊弹》中的《山门》一出最为著名。在《纳书楹曲谱》、《缀白裘》、《集成曲谱》诸书中，所选刊的三百年来演出最多、影响最广的剧目里，就有

此出戏。这出戏对《水浒》中的英雄人物鲁智深蔑视佛门的豪爽性格作了精彩的刻划，被论者赞为所有《水浒》戏中最有声有色者。在《红楼梦》二十二回中，为庆贺薛宝钗生日，贾府定了戏班子以资喜庆。贾母命宝钗点戏，宝钗就点了《山门》这一出，喜得宝玉“直拍膝头，称赞不已”。由此可见其影响之大。作为一个戏曲家，丘园对音律有相当的研究。《海虞诗苑》中有这样一段称赞丘园的话：“诸剧至今流传遍江左，盖君于音律最精，分寸节度，累黍不差，梨园弟子畏服之，每至君里，心辄惴惴，恐登场不免为周郎所顾也。”丘园在戏曲艺术上的造诣，于此可见一斑。

二

虞山文化在艺术上取得的成就，似乎比文学更为全面。山水画和古琴，都形成了虞山派，而且是“各领艺坛数百年”，篆刻的虞山派，虽没有前者的成就与地位，但也有相当的影响。下面分别进行评述。

近人余绍宋在评及《常熟书画史汇传》时说：“兹编益以书家，共得1000余人。区区一隅，工艺术者，如此之众，可谓盛矣！”^①为余氏所叹服的常熟画艺，不仅是大家辈出，而且是人材济济。

在论及近四百年来的常熟画坛时，首先要谈到的是黄公望。黄氏虽是元人，但他为常熟画坛的兴盛奠定了基础。

黄公望(1269~1354)，字子久，号大痴、一峰、井西道人。他在画史上的主要贡献在于继承和发展了五代以来特别是董源、巨然江南山水画派的创作经验，在山水画中，以

^① 余绍宋：《书画书录解题》。